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昭公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子僚嗣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王氏經世曰曾子問當祭而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皆廢而未及大臣檀弓記衛大史柳莊寢疾君曰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舊不

告也不告禮也衛當祭而告神明已接而禮不終乃以請于尸而徃示全于祖魯襄仲之喪卒事而聞而不知廢繹乃以萬入去籥示全于臣是皆失之今年有事於宗廟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得禮之變矣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禮儀既行神明已交不可以卑廢尊故去樂卒事而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著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季氏私考曰朝吳國滅世子殺而不能死反面

事讐至於蔡之復封則楚平王欲假義耳豈朝吳之功哉先儒以朝吳爲蔡之忠臣誤矣朝吳之奔以罪黜也蔡平公之歸也朝吳必以舊臣故挾楚而侮之楚平王方救患詰姦亦同惡焉故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不然則吳乃平王所信者蔡侯豈敢逐之其奔鄭鄭方從晉可以知吳有所避矣左氏序此多失其實如曰徵吳吾不及此則平王本不預弒方假義以爲名豈得有此言哉

按左氏載費無極害朝吳之事固屬影響季氏

私考舊臣挾楚之説亦無証據竊意觀從旣事朝吳則從之舉事未有不與吳闗會者也從欲爲封蔡計乃假棄疾命召子干子晳而與之盟則其意巳不屬于棄疾及棄疾見逃又與子干坎牲加書而行則知朝吳寔結納子干爲後日得國封蔡之地矣葢子干兄也且有晉援此吳之所以豫結也豈意君楚而封蔡者乃疾而非比乎棄疾方假義矯虔固未甞置口頰閒而吳實不能自安其身矣此吳之所以出奔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按晉爲平丘之會本欲乗楚亂以圖復伯乃徒陵辱望國以自失諸侯之心及楚平卽位假義有爲如封陳蔡復遷邑施舍寛民宥罪舉職諸所舉動志豈在小晉乃因其不擾中國遂釋南顧之慮逞伐狄之師玩寇敵而事遠畧何悖謬哉且十二年巳伐鮮虞伐之又伐荀吳本以殄滅爲期者也觀十七年陸渾之滅無非拓地計何嘗有不納叛不受降之心者耶左氏載圍鼓之事誣矣

冬公如晉

臨川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爲恥也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按徐在江淮之間實吳通中國要路當晉悼公結吳以制楚時與盟會自昭四年楚靈王主盟中夏恐强吳爭伯因執徐子于申以斷其道若齊距徐甚遠且無仇隙何以伐爲蓋齊吳姻好聘問往來是時吳方不競于楚徐必爲楚斷道

則不便于齊多矣勸兵遠畧爲是故與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按戎蠻戎之别種其地在申葉許鄭之間南界于楚之白羽稱戎蠻者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旣稱爲子則必酋長已封久居中國者矣夫外事不書蠻夷相殺何以書向化之戎屬居邊鄙棄疾誘殺彼焉啓疆故聖人書之以戒中國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子去疾嗣是爲頃公

按晉自文公倡伯奏勛城濮威行中夏匹休齊桓襄公雖藉文之餘威志欲繼伯而絕秦樹敵楚患尋肆靈成景公政在權臣大衰伯業無足論矣厲公挫狄伐秦敗楚鄢陵視襄有光焉而志于强戰斂怨必多亦倖勝耳悼公毅然修伯與楚爭鄭六卿和睦駕楚蕭魚其善俾成功者乎故晉之能攘楚者三君文節制者也得上策焉悼寬紓者也得中策焉厲剛急者也得下策焉自平以下無策矣平公資性優柔權家益横

釁開分伯楚遂主盟晉伯之所以終衰而不能復振者平公實爲之也昭公雖欲懲平之弱而大勢已去力不可挽況其德不足以服諸侯則國事日非又何怪乎頃定之日替也哉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吳徵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按三年穆公來朝至此十有五年又朝魯雖不

競小邾可謂有禮矣而魯終無一答何傲慢如此哉又何怪晉之屢却辱公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按周之六月於夏爲四月建巳是爲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陰氣未動而侵陽孫齊之兆預萌于此矣意如陰懷逆志自謂人所不知而天戒顯然寒其肝膽故飾詞以禦昭子豈真不識正月哉

秋郯子來朝

按左氏載昭子問官之對仲尼見而學之曰天

子失官學在四夷信矣然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而下至於論官惟曰揆岳牧伯公孤卿士等職而已若雲火龍鳥之類不少概見何哉蓋上古時朴事簡故可因瑞紀事以名其官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是以舍遠而取近也郯子乃譏灝頊以來不能紀遠而紀近則聖人固有以折衷之矣所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非耶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按諸戎雜處伊雒偪我諸姬陸渾則又素服楚者也是時晉伯已衰不能抗楚而欲剪其羽翼當奉王命約與國驅而逐之以夾輔王室爲義則師直氣壯諸夏傾心亦足以固根本而攜荆蠻乃以楚誘殺戎蠻之故僞言有事三塗掩其不備而襲滅之是利爲己有而非攘以尊周也藉令非萇弘先見戎備素警則爲王室之震驚大矣觀此則前左氏所稱荀吳圍鼓之事不益誣哉故書名書滅以罪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季氏私考曰大辰心星也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躔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爲商星參爲晉星龍爲宋鄭之星鶉火爲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爲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率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

之實理反爲術家之所晦矣故彗孛之流氣祲之大者也其爲咎徵明矣而王室嫡庶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屬加心之應哉故以心名天子明堂前星名太子後星名庶子則可而以爲占必在是則不可知此則知春秋書孛但當求占於氣而不必指應於星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按是時楚勢盛强晉已不敢與抗所與爭衡者唯吳耳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闔閭始以兵入楚境雖

師徒敗衂餘皇被獲然光隨以計勝楚則兩敗相當而吳之日張楚之日削實基于此故春秋志之見吳楚代稱之會而中國之勢不可復支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子午嗣是爲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按辰爲火孛爲木水者火之牡孛在辰是木失其位而反伏于火下則火無所制其出必盛而周之五月乃夏之三月正火出之候故災見于

此月耳然天無二辰火行無地不流寧獨王于宋衛陳鄭但梓慎裨竈既專主四國同日之災則曾必將以火否驗其說四國閈二子之言亦惟恐有災以應其象而四國地方千里則以是日火者必多有之故各以火來告而二子之言于是乎驗其實列國之以是日火者未必無也特不告耳何足異哉公羊謂異其同日而俱災則泥于說經矣乃聖人亦何以書焉蓋前書象此書事見天人相與之際捷于影響欲後世之見災思弭也子產很云天道遠人道邇岐而二

之是豈善言天者哉

六月邾人入鄅

季氏私考曰鄅妘姓子爵小國而宋之姻也宋爲大國近在邾南邾雖事大恤鄰猶恐獲罪而無故入鄅以追其從寧非召兵之道乎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按白羽即析本楚西北鄙地杜氏云自葉遷非也九年許已自葉遷夷矣季氏私考又謂許人遷夷懇治可居楚人欲築章華臺故又遷白羽

亦非也臺在許未遷夷之前也許畏鄭樂遷故
楚從其欲耳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按邾夫人宋向戌之女故向寧請師以報入邾
之役然君親帥師以報其女怨不已過乎春秋
乃書爵以與之何也蓋中國無霸強陵衆暴綱
紀蕩然邾以蕞爾小邦而侵魯鄙用鄫子黠鶩
素甚故宋元親討之以懲其暴横非過也稱爵
而于不亦宜乎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按許世子弑君以毒弑也先儒紛紛辨論皆爲止不嘗藥故耳竊謂饋藥不敢嘗以未達也侍醫和藥亦不可不嘗愼之至也藥由巳進則不必嘗決無毒竝今觀左氏云飲太子之藥卒則毒由太子又何問其嘗與不嘗哉藉令藥本無毒病劇而終然飲未幾而卒則悲痛悔恨無可柰何有死而巳何故奔晉奔晉者重死也無論有毒與否有重巳死之心卽有輕親死之心況欲速求位之心勝寧保其非以毒藥進乎是以觀其奔而弑君之罪無可解矣故聖人直書之

曰弑其君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得聖人之肯
哉

巳卯地震

汪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
二十三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
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
僭巳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
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逮及於難悲夫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季氏私考曰高發偃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

事齊庚輿又以郊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蓋欲逐庚輿而歸郊公以爲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晉襄而爲鄢陵爭霸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王氏輯傳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非史策故不書也亦非孔子削之以爲義例也必是賊自當國不肯禮葬其君不赴於列國故也間有書者或其人自隱罪逆同繼位之常禮葬其君如蔡般是也或賊已就討或出奔而他人繼葬之

如禮列國往會如許止既奔而斯繼之是也公穀不知此義乃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爲春秋定例至于悼公書葬謂之赦止恐非經旨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按會者子臧之子鄸者子臧之邑曹自成公京師歸後歷武平悼三世國內安靜未聞有叛逆之臣意必子臧之淸風令德有以薰陶之者况爲之子者乎公羊氏乃以會之出奔爲叛又謂[illegible]不書叛爲賢者諱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

之是管蔡不當誅于周也況春秋書大夫自其
叛邑出奔者必先書叛如宋華亥向寗自南里
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
先書入蕭以叛今書自鄭出奔而不先書叛又
安得槩目出奔爲叛乎但出奔之故無傳可考
則亦闕之而已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按據左氏所載則殺縶者實齊豹北宮喜諸人
是衆殺之也而何以書盜蓋朋家作仇脅權相
滅皆盜賊之行不必刺客竊殺方爲盜也況公

子以跛坐受白刃非盜殺之者乎但靈公受國于有疾之兄而不能曲爲庇護以全其生反令其干政取罪巨室是縱兄以誨盜也故稱衛侯尊之也稱兄親之也稱名愍其以疾遜位而終見殺也皆所以罪靈公也胡康侯乃因仲尼責宗魯之言而歸獄宗魯夫魯知豹謀欲周𦍦之而不以告其主誠爲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矣然能以死自明亦不學無術之人耳若將與手刃殺人者同科而論可乎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季氏私考曰華亥華合比之弟華定華弱之弟向寧向戌之子二族本宋之强家也至於華元則專恣無君而宋昭遇害向戌則奸邪蔽王而世子痤遭讒此其不忠之大者也然其才智猶足自文而子弟效尤遂成惡族矣宋元公惡之於理亦正豈可以爲無信多私哉但平公在位四十餘載僅去華族三人法以漸行故無他變元公乃欲一旦併去三大夫之族則施爲已無序矣安得不生亂哉君子違不適讐國陳宋之讐也故三大夫皆往奔焉則欲依陳以爲亂而

宋其危矣

按觀左氏前後所載華向之事似失實難據夫丙申華向殺諸公子癸卯取太子欒等爲質則其心已甘于叛逆勢甚猖獗不可犯宋元何由得取華向之子與之盟而爲質乎及華亥與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猶知有君臣之分未爲甚訽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愛子之情何切也乃不忍其訽遂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是不惟不諒華氏食公子之有禮且忍棄太子而不顧矣豈人情乎及公既

殺華向之質則華向之仇公者當何如乃華亥
止向寧之殺太子而遣華牼送三公子歸何其
始之橫逆而終之柔順也于情于勢俱自矛盾
故曰盡信書則不書無書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子朱嗣明年朱奔而隱太子之庶子東國立是
爲悼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季氏私考曰晉頃公即位五年魯君未嘗朝賀

而晉侯先使士鞅來聘亦猶二年韓起之結好也晉卿來魯多爲求賂而况鞅賢不及起乎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按宋元公殺華向質子亥寧等懷恨已深其初出奔時不即爲叛者獨以華費遂爲大司馬忠于公室故未敢動而貙僚之間則未必無交構之情且奔適仇國其志可知矣今華貙既殺多僚刼父以叛則內應有恃遂藉陳入叛惟恐失時奚待貙召之而入哉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蓋盤據腹心之地不特城狐社鼠已也藉令費

遂父子無數三人者亦焉能直入都城之內哉

春秋甚爲宋元危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杜元凱曰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按朱平侯盧之子也左氏載費無極取貨于東國嚇國人出朱而立東國東國者盧之弟朱之叔父也夫朱曾祖靈公殺爲楚所戕祖世子有爲楚所用今廢置之權又出于無極之手乃忘

其世仇而復依于其國何其愚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公之如晉報士鞅之聘也士鞅不遂所欲故又爲見拒春秋蓋傷魯之削滋甚而不能以義自强耳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按莒素服于齊自庚餘以郊公在齊之故遂與齊不相能九年齊高發伐之而偶僵如故今北郭啓伐之而反敗于壽餘則庚餘之强暴甚矣于是景公親帥師致伐始得其行成然猶彼此

蒞盟不甚相下則莒之民力亦疲于奔命矣寧不大惡其君乎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按前書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此書自宋南里出奔楚必繫以宋者見華向之出入自由而宋若無人也然當是時不有楚遠越之援則華向猶有所顧忌不有戍諸侯之請則宋人亦未必相從故凡亂臣畔逆之事不特其身甘犯不韙亦爲之羽翼主持者樂于亢不衷奬亂人以助成之耳春秋前書自陳此書奔楚併罪之也

大蒐于昌間

按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此年春大蒐于昌間乃三家假蒐禮以數軍實擇材勇以强私黨耳故蒐不以時公不預事春秋屢書爲後世戒也昌間魯地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弓次子輒之弟也本以奔喪如京師而景王葬期太速遂因會葬故併以葬書夫天王喪葬諸侯久不奔會此特遣貴卿亦春秋所僅見

者但昭公本意以屢爲晉拒故歸奉天王又適
値王室之亂則明年叔孫舍復如晉矣其不能
自立固如此哉

王室亂

按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匄皆其母弟子朝庶
孽也猛長而貴朝幼而卑王愛朝將立焉不及
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于是劉子單
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
此相持皆未卽位所以三月卽葬景王者盡劉
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于是子朝作亂

劉單相攻諸王子皆奔走于外而王室空矣王室即京師也不曰京師亂而曰王室亂者蓋京師者統一國而言王室者主王家而言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則亂自內作非由乎外也故曰王室亂如周誥所謂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類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既爲長于次應立劉蚠單旗身爲世卿何不勸王早立以定國本乃泄泄不爲之計及王

崩子朝作亂始欲挾正以令人不亦晚乎故成
王室之亂者劉單二子也皇與王城相去不遠
不居王城者子朝在焉人心未一故居皇以待
其歸耳以者專擅挾制之辭猛稱名者不成爲
君以見劉單之私而奸雄之所以蕆非望者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按王城即武王定鼎郟鄏處東周之京師也王
室既亂國內無主故不稱京師而曰王城然是
時子朝實在焉故入者難辭也左氏載晉籍談
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

王城而經不書者何以猛入卽卒未成爲君無以成晉納王之功耳

冬十月王子猛卒

季氏私考曰王子猛與王子虎王子瑕王子朝同稱則猛雖于次爲正而實未立爲王者也不書日不訃喪也書卒魯往吊也此可見昭公之習儀以亟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按叔孫婼見執左氏以爲由于邾人之愬季氏私考辨之當矣至謂叔鞅如京師將假王靈以抗晉亦非魯之所敢也大抵是時晉至元公文襄厲悼之餘威漸㓕殆盡且偪于吳楚之强一毫不得自逞惟圖誅求一二弱小以足國用故昭公數數見拒意欲有所利也而昭公不解其意竟使叔鞅如周似有輕晉之心矣此婼之所以見執也

晉人圍郊

按郊子朝邑也是時王室蔑亂天位無統皆由子朝之故晉爲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直取子朝以定王位乃徐遣大夫帥偏師薄之爲緩勤王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胡氏曰失德不葬若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弟申嗣是爲昭公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按庚輿以弟嗣兄郊公在齊日懷覬覦且庚餘逞其凶暴敢與齊抗則齊之欲納郊公也可知

矣烏存之逐夫亦有所藉而爲之者其來奔也

以魯吊去疾之喪故託以爲好耳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

按六國皆素服于楚今楚徵師救州來惟胡沈

君至餘皆遣其臣則吳子光所謂畏楚而不獲

已者是已陳蔡許乃中國諸侯而序于頓胡沈

之後貶之中又加貶也雞父楚地在鍾離之西

州來之東吳將伐州來而未至故禦在鍾離而

戰在雞父也滅者身死而全軍敗沒之稱生得

曰獲六國皆敗而喪師之凶三國尤甚故特言之左氏稱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而經不書楚者蓋當是時楚師殿後實以六國先嘗之六國既敗則楚師遂奔而未嘗與吳接戰矣故不書楚見楚之畏吳以愚六國吳之强勁而無楚也然其謀實出于公子光則僚之禍不亦胚胎于此乎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按天王者敬王匄也匄爲子猛同母弟猛卒則匄于次爲正使劉單當猛卒之後即迎立敬王

于王城則名位一正孰敢不從乃遲疑覬望自失機會于是子朝乘閒自郊而入以依尹氏尹氏遂以世卿之權擅立子朝奸天位居王城視若固有至二十六年冬敬王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則四載之中正統絶天下無王矣故春秋于尹氏立子朝之年即冠天王于上所以黜子朝而明正統也非聖人孰能書之哉至于子朝篡位尹氏擅立之罪不待貶矣狄泉在王城之東

八月乙未地震

按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與乙未差三日是周魯皆震也蓋子朝七月簒立而即有此變示不可以一朝居而昭公陽州之孫亦預兆于此矣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按昭公五如晉而四為所拒今為請叔孫婼而往然晉人貪財非賂不可公受制三家賦幣何出徒自取辱耳故幸其有疾而書也觀乃復之辭可見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按孟僖子不能相禮卑君辱國無可書者獨知尊重孔子以說與何忌屬而學禮焉其與侮慢自賢不能式穀其後人者大有徑庭矣

叔孫舍至自晉

季氏私考曰舍固魯之賢大夫也其見執於晉以禮自持不爲所屈所以抗晉也而晉亦自此不能責魯矣考之經文或當如此若謂舉周制以折諸大夫之並坐則此時邾不至晉也恐別是一事而附會之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子㡿嗣是爲悼公

冬吳㓕巢

季氏私考曰州來及巢皆楚東屬國而近吳界上吳欲凌楚所必爭之地也而況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又吳之世讐乎吳自壽夢卒後累被楚兵遏及餘祭之輕死寡謀宜其終身不振矣夷末圖治國力日振亦不急於復怨直待楚平王之怠始㓕州來至於王僚益

勇於鬬長岸雞父之兵相繼而起壽又城巢漸
恢楚境夷末所養之銳其在今日乎楚平王知
謀才畧不下於僚然而兵頓境壓漸非吳敵豈
非委政費無極等小人用事政日非而姑欲厭
戰以息民耶柏舉之大敗已蠹於此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公孫舍如宋

按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
聘且逆之說者遂以是譏意如之專妄昭子之
卑辱但意如預政行事始見于十年伐莒卽以

正卿列于叔弓仲孫貜之上至此又十五年巳幾强仕何久逾時不娶耶卽係是繼室然以昭穆論之公若爲平子庶叔父則其姊爲庶姑姊所生宋元夫人與平子爲弟妹行元夫人所生子于平子爲甥女是豈宜相配者乎且身爲貴卿苟非大卑汚無恥者必不爲同寮逆婦況以舍之守正不阿者而肯爲辱人賤行耶此左氏之說未敢信以爲實也然則舍何事如宋哉此必以華向之亂遣人相吊而宋與鄭近則王室之事因可覘問耳或又謂意如當國專利事大

缺禮致昭子爲晉所執故因宋元係意如外舅
謀往行愬蓋屬揣摩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按是時楚氛稍息吳越競强中國之勢已不可
反而王室糾紛天王播越則東周共主又無其
人此實姬祚將傾之漸也藉令桓文再作其爲
力且當百倍于前又何責于昏庸之晉頃哉故
非鄭游吉以婺不恤緯之言動范鞅大國之憂
則黃父只無會矣然當是時兩鞅當國專政一

則曰期以明年一則曰明年將納王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其此之謂與及至于會又皆諸侯之大夫此春秋之所重傷也

有鸜鵒來巢

按鸜鵒穴居北方之鳥南不踰濟經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今來魯而又巢居非常故書也大抵國家運祚傾頹氣象消索則物怪人妖自爾叢集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此之謂也是時魯之國事日非昭公將孫聖人感于鸜鵒而記異若曰此類亦有來巢云耳胡康侯謂鸜

鴿宜穴處于下季孫宜臣順于家或謂公子宋有國之祥則迂且鑿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按大雩有書於秋冬二時者以一雩不雨而三月皆雩也然未有一月再雩者況六月巳修龍見常雩此又再雩則太黷矣況辛爲郊日雩而用辛豈併祭帝乎是失禮中之又失者也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季氏私考曰左氏載昭公伐季氏事輕率寡謀如兒戲然皆不足據當是時魯之兵食巳不屬

公而季氏權勢已成威行中外不惟羣小不敢輕犯雖公亦豈得遽有爲哉苟有動焉彼必先察怙衆懷奸豈能無抗而肯歉然登臺請罪邪若叔孫舍仲孫何忌皆魯之賢大夫也公果欲去季氏則二家自宜與公同謀必無不助之理傳乃謂叔孫氏陷西北隅以救季氏孟孫氏殺郈昭伯以伐公徒則二家亦黨季氏不可以爲賢況舍本爲公謀弱季氏者也而何忌方居喪學禮未預國事安可以助逆之名加二賢哉左氏所傳蓋皆爲季氏文奸之說也

按魯君失政已歷四公季氏專政已經三世其所以隱忍而未動者徒以區區名分尚存耳是時王室大亂晉伯已衰季氏又何所顧忌乎昭公年已逾强童心未改聽讒人之計忽懿伯之言而遽然致伐則季氏得以自救爲名而伐公徒殺郈伯惟其所逞矣彼雖不敢剸刃于公而公豈能自安其身乎陽州齊魯境上邑公倉皇出奔惟齊爲近而十年受欒施之奔恐齊猶懷舊怨故不敢直入而徘徊顧慮暫止境上以觀齊侯之意耳造次無聊之狀不亦悲乎

齊侯唁公于野井

按唁吊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吊野井齊地在濟南與陽州交界公知齊人不拒遂漸進以至于野井齊果出迎而唁之雖見景公之不失禮然實拒公使不至于國都耳觀取鄆居公可見矣乃欲以千社致公何其詐乎此子家羈所以預見其微而以無信薄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按舍魯之賢大夫也左氏載司馬鬷戾陷西北隅之事固爲甚誣然觀舍之爲人亦柔順有餘

而强幹不足者也夫舍與子家羈均以賢稱但子家駒經無所見卒亦不書而舍則書如書至書卒照耀簡策則雖未嘗秉國執政豈非魯國之所倚重者乎當議人與公謀伐季孫之時舍即不能爲公家畫萬全之計以袪除宿蠹亦宜善爲調停使公私兩全無害可也乃泄泄然無端如闕置理亂于不問而公家之事遂潰敗决裂不可收拾矣及季氏肆逆君父蒙塵又不聞有竭蹷救援之舉迨自闞歸而平子稽顙有得改事君之悔遂爲綏頰于公然猶曰將安衆而

納公亦未定之辭耳後見乎子有異志卽祈死
自裁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死何以塞責哉故曰
柔順有餘而强幹不足者也李廉氏以爲遠不
及甯俞信哉

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按左氏云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胡康侯遂謂
宋元意如外舅不比之顧而欲求納公正倫恤
患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是不然當曹氏許妻意
如而遲疑未與樂祁告元公曰與之魯君必出
失民久矣是知季氏將逐君而嫁之女也夫以

上公貴女與外臣爲繼室老夫女妻豈其所樂配哉不過利意如之有魯耳使誠明于君臣之義則平日舅甥間何無一言抑制意如僭偪之行乎今意如逐君恐爲伯討故將往晉居間以爲蓋衍免死之計耳即或有意納公亦不過爲意如解釋豈眞有正倫恤患之心者哉但中道而卒事無蹤跡宋人爲君文飾故以納公意來計曲棘本宋封内而書地者史官亦因計直書之耳恐非特書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按鄆在濟西與讙龜陰遥相望者自宣十年齊分其地以歸于我則田歸而邑亦來附矣成公四年以取汶陽田故恐齊復來爭鄆而城以備齊則鄆非齊之所必爭而垂涎有日者乎今昭公寄寓是齊奇貨也遂假托居公以取之至二十九年鄆潰而其田遂爲齊故物矣此景公自利之術也而說者或以爲塞責或以爲善處寓公不亦謬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按此書法有二義公毋出書至必見廟而居寢今日居于鄆見爲姦臣迫脅而不敢見其先公居于寢廟也所以罪季氏也公之孫齊望其討罪而反正耳今不惟不知請討之義且置公于魯邑與姦賊爲隣是不以寓公之禮待之矣所以罪齊景也審如胡康侯存防之說是齊之取鄆居公爲得其道而昭公亦可久安于此邑者乎

夏公圍成

按齊景既欲謀納公何不親帥銳師討正季氏

之罪旋奉公歸國乃聽梁丘據受賄緩兵之討
僅遣公子鉏帥師從公是塞責也孟氏世忠公
室公乃釋逐君之賊而越郕以圍成是遷怒也
公離齊居鄆勢方孤立今又以偏師遠涉險地
藉令季氏逞其不軌以一師截其歸路吾不知
何所稅駕是蹈危機也春秋特書曰公圍成所
以罪昭公之誤與師旅齊景之爲謀不忠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按季氏賄梁丘據使以宋元公叔孫舍事怵齊

景之心故景公逡巡畏縮而鄟陵之會亦不過數小國之君耳又安能同心戮力討季孫之罪以正魯侯之位乎故上書會盟下書至自會居鄆所以譏齊景之無能憫昭公之遠于寢廟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子壬嗣改名軫是爲昭王平王奪太子建嬴氏所生也

按左史具載于西孫國之事其賢于商臣虔比之徒遠矣孔子云夷狄有君儻謂是歟然他日又以彼哉外之豈以其負賢大夫之名而不能

華僭王之號歸順中華卒召白公以亂楚室耶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特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焉

按左傳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經何以不書蓋敬王自居狄泉已經三載晉頃公泄泄不爲之計今又不親自奉王歸正僅遣躒鞅帥師納王眞弁髦視其君矣故特書曰天王入于成周一

以見敬王不爲權臣所以而踐阼之正一以見
大統始定于今日而人心咸歸則不惟子朝之
僭僞者不得久奸凡爲臣子而不以勤王爲義
者寧不惕然知懼矣乎說者拘拘以京師成周
及以卽位内外爲辨則非聖人之大旨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按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王子朝奔楚見子朝
盤據王城不肯屈服必待大統旣正而後倉惶
奔竄也尹氏首惡召毛朋黨故併及之以者見
子朝之立與奔其權皆制于三臣也稱王子者

國人不與爲王也不奔中國而奔楚者三臣以
妄奸天位必不容于中國且欲倚强夷以睥睨
王室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按如齊求納也居鄆不遂所願也公亦甚窘矣
夫以景公之賢一惑于梁丘據之說始終不能
納公况其他乎傳稱晏子以其君顯不識晏子
此時在不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按傳稱公子光使鱄設諸刺僚則宜以光爲首

惡而經昌為稱國以弒蓋僚之嗣夷末父子相繼自是正禮而國之臣君民奉之為君亦既十二年矣但公子光以傳至夷末札又不肯立而逃則弟及之禮已終而已當嗣統踐祚以奉父樊之約理雖長而勢實不順心懷覬覦未嘗一日以僚為君也故以光論則是欲貴之心必不能不弒僚以臣民論則有捍衛之義必不可使光弒僚若書曰光弒其君僚則不足以服光之心若去其君而書弒則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聖人于是權委罪于國人而書吳弒其君僚若曰

國人不能捍衛即同國人弑之云耳蓋當是時爲季札者雖懐避位之貞苟有爲國之念當權受夷末世及之序隨即擅光以全諸樊父子之情則臣民咸服僚必不敢相競而爭豈不兩全而無害乎此實春秋之微意隱而不發者也或云王僚在位勇于戰鬭殺戮太多人人共憤而欲殺之故以國弑則凡百姓有怨于君皆得而弑之乎或以光者諸樊之冢嗣夷末既終季札逃位大臣不當立僚而當立光故不以光首惡則樊光父子也夷僚父子也光得執父子相

之禮而弒僚僚獨不能執父子相傳之禮弒光
公弒頻仍而終無已時也此皆不繹乎春
秋之旨者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按楚無郤族豈晉之郤氏被難流寓于楚長子
孫爲卿者乎宛之行實無所考據傳但稱其直
而和國人說之意其爲人必善翹同類之過而
好行小惠以得衆者故貪婪饞佞之徒忌嫉生
謗以至殺其身也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
蓋無道之世不惟咎足以取禍譽尤足以召殃

故象曰慎不害也郤宛之殺殆未知此道乎稱國以殺見楚國無政也非以國法殺之謂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按是時天王入于成周則大統既正諸侯不可無朝賀之儀魯侯被逐居鄆則冠屨倒懸諸侯不可無援納之舉晉頃公襲文悼餘威忝為盟主而無涓埃之助于敬王之入則其心實有歉然者故遣士鞅會列國大夫謀戍周以自飾而齊魯不至卒無成謀則晉令不振諸侯無王其

見之矣又焉望其納公乎況晉之六卿猶魯之三家也宋衛固請而士鞅難之必季孫獨賂士鞅蔑視犂喜故從中作梗耳左氏聞此遂謂原有納公之謀不亦誤哉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賊者春秋錄無所遺誅季氏

之無君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按左傳載陽虎伐鄆之事則公之如齊當必詐此然齊景享公使宰獻以褻之使重見以汚之無禮大甚則范獻子謂季氏有齊楚之援非虛語矣孰謂景公晏子之君臣而有是耶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按公見齊數數加辱必不納我故如晉以求託然晉之六卿與魯之三家實黨惡相濟者也設

又從中沮抑而不得入進退維谷不亦悲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子蠆嗣是爲獻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子結嗣是爲頃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

來唁公

按昭公不見納于齊故求託于晉晉乃止之于

狄地使問不通絶無待寓公之禮則與野井親

唁取鄆居之者大有間矣此公之所以復歸于

鄆也而高張之唁竟貽公以譏誚焉何其淺衷褊見哉夫以晉頃柔闇其受制于士鞅不足言矣景公有晏子以為之佐亦為梁丘所制終不能加禮于望國之君何哉故春秋書公如至不厭重複所以深著頃景之罪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汪克寬氏曰意如剛忍兇悖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

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爲太子是時昭公在外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按叔詣欲納公而卒意如遂謂天命無公非已之罪則梁丘以宋元昭子之事沮齊景士鞅以天贊民助之言沮宋衛非意如賄囑者乎矯詐誣罔縱肆無忌如此千載之下聞斯言者猶髮上指冠而齊晉之君乃若罔聞知耶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按說者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事誠有之然昭公平日既無德澤固結而居鄆之日又不知反躬自咎以收拾人心而圍成會鄆如齊如晉之役車無停轍則勞民動衆而區區小邑何以堪命鄆之潰豈待意如之誘耶春秋書此憫昭公之無所歸以戒後世爲人君之失道寡助者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范淳夫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

武后于本紀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爲不然
中宗之有天下受之于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
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
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按是時公在乾侯不得以通于晉而頃公書卒
葬者季孫遣使以弔喪送葬也代君行事不臣
甚矣子午嗣是爲定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按徐在江淮間寔爲勾吳通中國適荆楚之路

四年楚虔恐吳爭伯因執徐子以斷其道則徐久服于楚而吳深憾之矣今楚勢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徐子懼死逃命奔楚左氏乃云章羽斷髮携夫人以逆吳則既降矣何必奔哉其書名先儒以爲不死社稷非也竊謂國君死社稷與奔降者皆當書名使後世知其賢不肖以爲勸戒若謂死社稷不名則反沒其令聞而萬世之下焉知死節者之爲誰哉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按荀躒盈之子而罃之孫也適歷晉地是時晉定公初立有志復伯故欲納公以收諸侯之心觀其城成周會召陵其志可見矣乃士鞅以受賄之故蒙蔽新主私囑意如意如遂敢肆然就會虛辭惑聽則不惟無昭公且無晉定矣故會以意如爲主所以著其權謀智力之大而卑晉之君臣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子定嗣是爲宣公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按意如之賂士鞅畏晉討也未必沮納公也故士鞅私于意如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而意如答荀躒亦曰從君而歸臣之願也葢昭公柔弱素刼制于季孫歸與不歸等耳當時若不伐季氏豈遂見逐乎故荀躒唁公而猶曰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使公能乘晉定之意忍恥歸國季氏豈遂逞其不軌以冐弑君之誅乎乃遽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與晉爲誓也于是荀躒掩耳季孫歸祭而公卒死于乾侯矣豈非一言必逐之説誤之乎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邾之邑名許翰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按昭公爲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也況闞者魯羣公之墓在焉公爲季氏所逐越在草莽不得奉宗廟之祀者八載于茲意如會荀躒而歸亦必有不能安于心者故以闞與公使得近

先公之墓而奉祀焉公因得而取之耳不然流離瑣尾又安所得甲兵而爲畧地之資耶書曰取者見向非公之有如取諸外也

夏吳伐越

按五年徐越從楚子伐吳前年吳已滅徐今又伐越欲剪除楚黨以爲入郢之計耳不知越之强實勁于楚吳之命已懸于越此夷狄消長之會實係中國離返之勢也故聖人深致意焉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季氏私考曰王以正得國而又能自樹立故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羣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之城非爲城圯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遷入城內矣若爲圯而城則完舊而已何待勞諸侯之大夫耶工役大興侯邦咸集非敬王輯和人心豈能協一如是哉書此以見王澤之未竭而晉定之霸猶能率諸侯也成周既城新都定焉則後遂謂之京師矣

十有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黄震氏曰昭公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蓋季氏之專政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矣至此極豈不悲夫然史墨對趙簡子反譽季氏君臣無常位此非君子之言蓋借季氏之惡耳